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六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六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樂在堂文集

一

心齋聊復集

一〇三

世經堂集唐詩詞刪

一八一

穎川文集

三四三

宛委山人詩集

四三五

樂在堂文集

〔清〕陳悅旦 撰

樂在堂文集

《樂在堂文集》四卷，清陳悅旦撰，民國五年（1916年）吳壽寬木活字印本。

陳悅旦，字升如，號義馭，江蘇高淳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進士。授內閣撰文中書兼掌國史、明史兩館。出為杭州司馬，為政尚嚴，廉潔愛民。四十一年（1702年）分校浙闈。善古文。著有《樂在堂詩古文集》。存世僅《樂在堂文集》。

是集卷一、卷二多史論，筆法本於蘇氏父子，『論世有識，而筆力矯捷，復能推勘入微』。如《隋文宣示靈感經》，以王劭『曲為誣飾，撰《皇隋靈感經》三十卷以獻，隋文喜，令宣示天下。史謂帝好機祥小數者，非也』開篇，以文帝『以此愚天下，欲蓋彌彰』掩飾『篡位』作結，獨具隻眼。《暴秦以呂易嬴》《光武保全功臣不任政事》等文章，『探本究源』、『兩兩相校』，不只是翻案之作，亦獨具史識。卷三、卷四為賦、記、序等文。《錦雞賦》『文

思綺麗，而寓意遙深，得風人托物比興之旨。《遊雁山靈峰洞記》敘事詳細，情景交融。《名山柱史亭詩序》爲友作書序，情真意切，從詩與政治的角度論詩，評論精當。《雷淡文詩序》論及『遊覽』與『索居』於詩歌創作之裨益。貢渭濱評曰：『文有行雲流水之致，不徒以學古見長。』《樂在堂記》曰：『子特知余之境，而未知余之心也。蓋心者境之主，心役，役於萬物之內，雖處樂而亦憂，心超，超於萬物之外，雖處憂而亦樂。顧人之自取何如耳。』其於人生哲理，體悟透徹若此。

篇末大多有友人之評語。（胡艷杰）

樂在堂文集目錄上冊

高淳陳悅旦義駁

上海周金然礪巖

瀨上史 夢胃司父校

一卷

吳國論

伍員論

鴟夷子皮

公儀休出織婦

卞和論

以呂易廩論

茅焦危諫

趙高矯詔

樂在堂文集

漢王分羹

功狗

嵩呼萬歲

巫蠱

滑稽傳辨

霍氏禍萌

遣鄧禹入關

光武卽位鄴南

富易妻

光武保全功臣

郭况金穴

蔡邕論

孔明不用魏延計

司馬畏蜀如虎

陸機論

以牛易馬論

桓溫不識王猛

王猛諫堅圖晉

二卷

慕容垂勸堅伐晉

謝安圍棋賭墅

謝佐淮淝之捷

桓冲慙恨失言

桓溫恢復洛陽

檀道濟論

高穎取陳

王通獻太平策

隋文宣示靈感經

唐高祖論

李璿論

呂夷簡論

蔡罕

凶荒殺禮論

言行論

擬孫盛嘲落帽文

樂在堂文集

送窮鬼文

懸磬辨

豁耳姬傳

養馬說

慈雞說

戲冊松滋侯制

驅蠹魚檄

樂在堂文集目錄

高涪陳悅旦義馭氏著

橋李吳 涵匪巷父評

山陽劉 愈文起父校

三卷

北征賦

幽蘭賦

錦雞賦

遊嶽麓記

遊天台記

重修紅沙廟碑記

樂在堂記

遊雁蕩靈峯洞記

樂在堂文集

三

重建桂芳橋碑記

清理張給諫墓道碑記

漕折書冊序

七夕寄園集字詩序

送王中齋遷金陵序

陸松間閒適草序

名山樞史詩序

雷淡文詩序

關凌雲北遊草序

四卷

寶乘和尚住涓園序

松間續編序

募修水月閣序

馬思遠詩集序

科第捷徑錄序

大觀堂文集序

重修南天目資聖寺序 任名古序

談處士序

紫旗古社引

縣圖引

家慈壽乞言引

甘太宜人遺像引

黃涵齋西山詩跋

題許文穆公墨蹟跋

唐育之傳

破屋老人贊

鍾馗騎驢贊

許文穆像贊

祭梁芳巖師相文

祭馬寅公文

答陸義山書

答游紫頂明府書

答善源和尚

樂在堂文集

四

與王中齋

與黃涵齋

吳國論

陳悅旦

闔廬伐楚入郢而楚幾亡人知亡楚者吳人也而不知亡吳者即楚人也子胥伯嚭非皆楚人哉使當年伯嚭入吳子胥不入吳夾不伐越以結世仇子胥入吳伯嚭不入吳夾不存越以畱後患吳何由而亡乎乃二人俱逃楚難以入吳吳王復並用之爲大夫而亡吳之禍基於此矣嗟乎吳姬姓國也泰伯讓國於先季札遜位於後不可謂非禮義之邦使得賢人佐之以保境睦隣國運當與周爲終始奈何子胥入吳日以興兵構怨爲急務而不能致主於道伯嚭入吳日以進讒納賄爲良謀而不思貽君以安一憤志爲國結世仇而不悔一甘心爲國畱後患而不恤抑獨何哉雖爲直爲佞立心不同未可槩論然歷觀古來將相不相能其禍必中於國以金城湯池之吳疆一任兩楚人水火交戰於其中卒致越乘其敝一敗而不可救可哀也已或曰惡直好佞前有仇而不知後有患而不慮者夫差之過也安得獨罪二人殊不知二人不入吳縱庸主亦可守國斷不致啓釁若彼養癰若此其咎將誰與歸故曰亡楚者吳人亡吳者即楚人也吳人亡楚而楚人尚能復楚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一

戊寅藁

楚人亡吳而吳人不能復吳使至德之泰伯竟不血食也噫

夫差之敗成於伯嚭而啓釁者子胥也然子胥不死吳未必亡即亡安知不爲申包胥乎與伯嚭同科自是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而文特峻宕方若韓夫子讀史時另具隻眼故一一推勘至此老吏深文不可移易黃吉羽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二

戊寅藁

巫臣伍胥皆假手以快已仇而非實心忠于吳也逮棲越而吳益驕夫木必先腐而後蠹生之使非戰勝而驕之夫差雖百伯嚭佞胡由售既以驕之而後諫之晚矣且以桓文之強猶曰彌縫其闕匡救其災未嘗敢滅國也而况區區夫差即使不許越成不聽越歸猶之匹夫得千金鮮不有禍胥何見不以此噫使越終得玩吳於股掌之上何如釋越于早而以爲外懼哉則謂胥實沼吳也可吉羽再識

伍員論

陳悅旦

伍員一遭臣耳卒能覆楚以全孝強吳以盡忠子長謂其
為烈丈夫不信然哉特是急急於滅越吾惜其識之未遠
也昔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與之平蓋貳而伐之服
而舍之交鄰之道宜然况越與吳為唇齒邦尤宜深相結
納可與為援而不可與為讐者也員善為吳計莫若先與
越講信修睦俾吳無內顧憂然後引兵北向以與晉楚齊
宋爭盟主此霸王之資也奈何計不出此未立遠功先結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三

丁丑集

近讐哉嘗考越為夏禹裔吳為泰伯後當員未入吳時未
聞彼此相攻固無讐之國也自員勸闔廬伐越王允常而
讐起矣允常死又勸闔廬伐越王勾踐而讐深矣闔廬傷
指歸病創以死非越伐吳而致之死也豈不共戴天之讐
乎員以殺父激夫差復與師伐越而讐大矣及越敗行成
吳王將許之是貳而伐服而舍亦釋怨修好之一機無如
員必欲殺之而後已以致勾踐重賂伯嚭身請為臣妻請
為妾以求不死此何辱也而能堪之恭順飾於貌言怨毒
入於肺腑而讐不可解矣嗚呼吳越之世讐非子胥激而

樂在堂文集

一卷

四

丁丑集

成之哉置世讐於肘腋而屢勞師以侵遠有識者知其不
可員諫之固宜特不思員素教吳以富國強兵之術必將
有以用之夫差以荒淫驕悍之姿擁堅甲利兵之盛其能
坐老於姑蘇乎員雖力諫夫差必不能聽也明矣况有伯
嚭讒佞其間耶屬鏤之賜祇自取之耳迨吳方與列國爭
衡越王批吭擣虛乘其罷敝以襲之而吳亡非以讐報讐
之道乎向使員不結此世讐又安致相報如此之酷歟信
乎亡吳之禍成之者伯嚭釀之者子胥也伐楚以復仇是
其理長伐越以結仇是其識短員誠忠矣智則未也悲夫
吳越不當相仇其為世仇乃子胥釀之而因以亡吳識
極高理極正讀史須如此着眼方許馳騁千古非徒以
成敗論人也行文雄邁精悍更是老泉得意之筆
越不亡吳即欲以兵車與晉楚齊宋爭盟則越必乘其
後此子胥所以占先着也以起釁罪子胥是蘇家深文
手段方夫子
越請行成伍員力諫且知後必沼吳先見鑿鑿不爽嗚
呼事固可以成敗論哉特是與越興兵構怨員實貽禍
貽篇中責員未能交隣以與齊楚爭雄忘遠功而結近

仇足令伍大夫俛首無辭。筆力英矯。斷制精嚴。真空前
後作者。葛蒼巖。

蘇氏父子。每以成敗論英雄。却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
前人往事。孰與抗辨。此以開鑿賁子胥千古。曾無人見。
及起九原而問之。子胥有靈。自當咋舌。吳季舒
讀史別具心眼。另闢議論。鳴潮萬斛。千載難消。以自取。
斷之。足以平憫懷之恨矣。徐子文

鳴夷子皮

陳悅旦

范少伯功成名遂。乘輕舟泛湖浮海。出入於齊。恐爲世所
知。變易其姓名。則何者。不可以自號。而獨號曰鳴夷子皮。
夫鳴惡鳥也。鳴夷革囊也。蠡亦何取於此哉。噫。吾有以知
其深意矣。越之有范蠡。猶吳之有子胥。非才有優劣。而所
遇之主有明闇也。使子胥事勾踐。亦可以霸越。范蠡事夫
差。亦無救於吳亡。才相等而生死興亡各異者。非所遇之
主使之然哉。夫差厭胥數諫。如惡鵠聲。因殺之。盛其屍於
鳴夷而浮之江。假令當年勾踐亦如夫差之昏惑。或蠡亦
如文種之昧幾。其不盛蠡於鳴夷而投之江者。幾希矣。一
盛於鳴夷。皮一免於鳴夷。皮者。恃其幸不幸耳。乃蠡悲胥
之不免於鳴夷。皮而已之幸。免於鳴夷。皮也。故雖混跡人
間。而猶自號之曰鳴夷子皮。以見己與子胥易地則皆然。
云。

兩大夫生同時。皆圖霸才。乃一則盛以鳴夷而吳亡。一
則霸越後。自號爲鳴夷子皮。天然証佐。一經先生拈出。
遂使高人隱衷。千載如見。至論易地皆然。幸不幸處。詞
鋒警快。尤有關係。李公凱

篇末連用四鴟夷皮而結之以鴟夷子皮。祇覺其古。不見其複。與平原君傳連用五毛先生同一雄駿。公凱又評觀少伯貽大夫種書有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之喻。則其功成名遂時刻刻以鴟夷皮自警矣。子胥忠少伯智。子胥當吳欲沼之時。不得不盡忠所事。少伯當越滅吳之後。正不必蹈子胥之覆轍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勾踐夫差易地亦然。敵國既破。孰謂長頸烏喙之主。必不為鑄鍊之賜乎。以子胥作証。自是千古隻眼。方若韓夫子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七

乙丑藁

少伯自號鴟夷。殊難索解。借子胥作一印証。妙論天開。闢發兩人幸不幸處。有憑弔千古徘徊欲絕之致。葛著設想奇絕。恰有子胥事巧為證據。遂使少伯心事昭晰。吳季舒古人命名。定有深意。千載下索解人不得也。破荒拈出生面重開。乃知少伯五湖與素衣白馬。揚浙潯而前者。同此一腔熱血。只所遇有幸不幸耳。徐子文

公儀休見織出妻

陳悅旦

人臣身為大臣。故矜小節。與故示大體。二者皆出于矯。而非中正之道。君子交譏之。何為故矜小節。如公孫宏之用布被是也。何謂故示大體。如公儀休之出織婦是也。然宏人皆識其詐。而休未有議其非者。余竊以為非相道焉。古者夫人命婦。皆治蠶績。祭義有曰。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世婦獻繭于夫人。以為君服。遂副禕以受之。抑古者貴家大族。聯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幽風有曰。八月載績。載元載黃。玃朱孔陽。為公子裳。夫

樂在堂文集

一卷

八

丁丑藁

古先聖王為此制者。非與民爭利也。亦以織紵之化。倡之于上。則勤儉之風。遍之于下。而天下庶鮮無衣無褐之歎。乎。若以公儀休之廢織為正。則古夫人世婦與聯姻公室者。皆在可出之列矣。豈理也哉。休為魯相。能易疇薄歛以勸耕。則一國可以無饑。能樹桑菹麻。以勸織。則一國可以無寒。利賴不甚大乎。如徒滅一家機軸之勤。以讓萬民錐刀之利。其所益于國者。能幾何。與而况身為輔臣。妻即為命婦。未聞命婦而或可以輕出者。薦豆于廟。錫爵于朝。副笄六珈。委委佗佗之謂何。其棄之也。豈女紅為四德之累。

婦功千七出之條而竟以是定壺內之愛書哉在休欲使
○又○開○一○筆○
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非不善然當
○有○處○分○
定爲制度垂爲令典俾在位知所遵守奈何計不由此而
竟以出妻作榜樣乎是故示大體者適以失其大體而已
矣雖然以視位列司徒而尚牙籌會計系屬帝弟而猶柴
黃標榜或號地癖或譏錢愚者又安可與休同日而語也
耶

正論不刊非故爲深文也
○彭某洲

豎議正大自足折服公儀
○周荃湖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九 丁丑藁

狗名好利總是鄧夫見解老蘇辨姦論云凡事之不近
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愚得此折服公儀可與蘇論並傳
吳匪菴

卞和論

陳悅旦

孟子曰寶珠玉者歿必及身誠以玩好非人君之所宜寶
者也卞和在楚上之不能推賢讓能使君以俊傑爲寶次
之不能効一官建一議使君以土地人民政事爲寶而僅
以荆山之玉獻至於一刖再刖繼以泣血噫楚能得玉何
益於楚楚不得玉何損於楚哉甚矣卞和之愚也如爲王
而惜知希興慨則韞匱而藏待價而沽可也卽恐懷璧獲
罪則求彼良工剖而獻之使無疑於君無害於身亦可也
奈何抱難辨之璞蹈罔上之愆自取其刖乎甚矣卞和之
○更○透○
○開○鎖○有○法○

樂在堂文集

一卷

十

已卯藁

愚也且是玉也庶人寶之不可以爲食爲禱人主寶之適
足以玩物喪志卽楚王識之而不必獻之者又何况獻
之反遭按劍哉所以齊威王不寶照乘王孫圉不寶白珩
英君良臣皆深明治國之道寶其所宜寶而不寶其所不
必寶者也彼智淺術短殉玉忘身之卞氏烏足以語此雖
然後楚玉得玉封以陵陽侯不受作退怨歌而去彼世之
銜玉求售以希利祿邀寵施者又不逮和也遠甚
○是○古○文○論○縱○法○
憶余於癸亥冬舟過荆山曾有弔古詩曰積雪滿荆山
映日何熠熠若是良璧光安用卞和泣良璧不易過蘊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上

己卯藁

美璞中具。獻人反。按劍何須急。旦暮君子鑒斯歟。每自
重行藏。懷珍待善價。毋招則足傷。茲讀史偶作此論。併
紀前詩。以見今昔同意云。自識
文得一步深。一步法。論斷精確。極有關係之言。許山濤
卞和泣玉。行類於高。細按却無甚闕繫。徒自取則。天下
之見理不透。而輕於一死者。大率類此。得此快論。有功
世道。人心不淺。劉文起
韓非爲五蠹而焚身。魏文聽古樂而欲臥。卞氏之智不
如葵。先生遠識。故成名論。倪魯玉

暴秦以呂易嬴

陳悅旦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上

丙子藁

天下有事。屬隱微。而難以懸斷者。非閭閻歟。然事不可知
而理不可誣也。昔呂不韋進邯鄲姬於異人。十二月而生
政史載以爲呂氏子。余竊以爲誣。蓋不韋之進姬。與黃歇
之進妾。不同。李園妹。娠而後進。邯鄲姬。進而後娠者也。大
約婦人孕十月而生。常期也。卽踰十月而生者。亦往往有
之。史以爲惟踰常期。所以知之。噫。過期而猶以爲呂氏子。
將不及期而反以爲嬴氏子。可乎。且由此推之。則堯十四
月而生。亦不得子。帝嚳漢昭十四月而生。亦不得子。漢武
矣。豈理也哉。或曰。不韋先知有孕。方獻異人。特不思婦人
有孕。非三月不能知。及知而獻。又閱期年。計政在姬腹。竟
十有五月矣。天下豈有十五月而生。竟過於唐堯漢昭者
哉。則知不韋進姬時。固非處子。亦非娠婦焉。明矣。何千古
以來。秦滅於莊襄之說。竟深信而莫之或疑也。蓋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秦君累世殘忍。酷烈流毒。遍天下
天下後世。莫不怨入肺腑。一聞以呂易嬴。秦先六國而亡
遂不禁共相稱快。播之輿論。垂之汗簡。千百世不可移易
矣。下流孰甚於秦。則以此穢惡歸之也。固宜。嗟乎。帝王不

仁縱使承祧有人而亦等於不祀則有天下而甘心於殘忍酷烈者尙其鑒諸母貽子孫以惡名

論有証據以垂戒意作結是文章大處方若韓夫子惡人大半受屈亦是公道論千古曖昧疑獄遂爲翻案周礪巖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三

丙子藁

茅焦危諫

陳悅旦

母后豈可遷者哉遷之離宮天性絕矣雖然母不可遷非其母又不可不遷秦太后有當遷之義茅焦諫之非也何

以言之人臣處君主母子之間乖者使之和離者使之合

臣分宜然豈容坐視然亦當權其過之大小何如耳母之

過小則恩重於義固當畧義而酬恩母之過大則義重於

恩自當畧恩而伸義如鄭莊公之母偏愛幼子幾致內變

小過也莊公置之穎城則大非虞舜烝父之化而揆之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之義益大背戾矣賴考叔諷之而使之

融融洩洩宜也若秦太后私通嫪毐中葦難言發兵爲亂

幾危社稷是爲莊襄之罪人過莫大焉不爲楚也妻者卽

不爲政也母母非其母矣生不可主宮寢死不可入宗廟

始皇遷之於雍雖難以雪國恥猶可以妥先靈秦之諸臣

亦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可耳安用力爲挽回與考叔遺肉

之諷鄭莊迎隧之歡同類而論哉甚矣茅焦死諫識其母

子之私恩昧於國家之大義而况裂假父撲二弟詞尤瀆

倫逆理乎昔魯文姜以淫亂國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胡

文定曰嗣君夫人所出徇私則害義舉法則傷恩遷者若

樂在堂文集

一卷

四

丁丑藁

弗爲子逐去而弗返深絕之也○証據確切則遜之之詞非卽遷之之義哉○觀此則知始皇於太后恩輕而義重○義在當絕彰彰焉○明矣○茅焦必欲售其亢直使之虛車迎迓相見如初是竟以淫亂之婦重母天下百年之後仍祔太廟按之春秋之大義符耶否耶○後之論史者謂秦多諫士○積屍盈庭○焦解衣就烹○愈出愈奇○是徒壯其諫之烈而不知其所以諫者之未當○又將何以正萬世之宮闈哉○嗚呼○此漢之呂雉唐之武曌所以當惠帝中宗之闇弱而益無所忌憚也○

引經據傳○義正詞嚴○由其識高○所以法老史斷中不易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五

丁丑藁

有此明快手筆

許山濤

援春秋文○姜遜齊之義○互相發明○讀書具眼○詞有根據○筆力矯健○斷案嚴明○自是一則史論○史耕岩

前人未發之論○一經慧眼拈出○遂覺至當不易○具此卓

識○方可尙論古人○至其筆力章法直融貫八大家而化

之○尤非近今學者所得望其肩背○朱近庵

義駁論胡亥卽位則曰非始皇子論太后遷雍則曰非

始皇母立議創闢俱未經人道過是爲獨識是爲奇文

却是爲至理○馬衛原

余讀史至此○妄排羣議○獨抒臆見○竊恐未當○及覽綱目發明云○上書嫪毐作亂○伏誅○下書遷其太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爲有名而非芋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爲母子綱目削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嗚呼○嚴哉○觀此則知綱目筆削原本春秋大義攸在所見○畧同○古人已先得我心矣○自識

樂在堂文集

一卷

六

丁丑藁

趙高矯詔立胡亥

陳慨旦

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胡亥不仁極矣。豈可使之在天子位哉。趙高矯詔立之。此扶蘇之所以死。而嬴秦之所以亡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痛之恨之。嗟而歎息之。予竊以爲胡亥而立。是無人道。胡亥而不立。是無天道矣。何也。胡亥年最少。於序不當立。於義不當立。不當立而立。既非立嫡。又非立賢。况矯詔乎。故曰胡亥而立。是無人道也。雖然。胡亥豈真始皇之子哉。蓋天道好生而惡殺。始皇好殺已極。天故生胡亥以報之也。且恐報之不足。又生趙高佐胡亥以報之也。胡亥豈真始皇之子哉。自始皇鍾愛胡亥。以趙高傅之。日所習者。法律之書。日所見者。斬刈之事。性情之慈愛。原無朝夕之薰蒸更熾。非復人也。直一虎狼而已矣。是以矯詔卽位。卽賜扶蘇死。未幾恐沙邱謀洩。一日僂公子十二人。陳公主十八公子。將閭三人。無罪自殺。公子高度不免。請從死。先帝凡始皇諸子。不盡殺之不止禍亦慘烈矣。噫。始皇好族人者也。當此之時。秦猶未亡。而嬴氏已先族滅矣。善乎杜氏有言曰。族秦者秦也。非胡亥之暴不足以族秦。非趙高之奸不足以佐胡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二

丙子葉

樂在堂文集

一卷

丙子葉

丙子葉

亥以族秦二世罪盈怨積固不容於死。然骨肉自殘。俾始皇無噍類。實足以快天下萬世之人心。福善禍淫之報果如是其不爽歟。假令當年胡亥不立。則扶蘇不死。而始皇有賢子矣。以賢子承大統。則社稷可安。宗室可保。天下四海不至於鼎沸。其父以殘酷作貽謀。其子以孝慈爲燕翼。將所謂福善禍淫之報。茫乎其無憑矣。豈天道哉。豈天哉。昔始皇遺虛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誤認北伐而築長城。以爲萬世計。孰知亡秦卽胡亥。非定於沙邱矯詔之時。而預定於入海求讖之際。豈非天哉。故曰。胡亥不立。是無天道也。

以天道立論人亦知之。而縱橫開闔。轉折靈通。則胸有智珠。舌有慧劍。兄宜亭。

崇論閎議。如剝蕉解籜。層層見奇。真是史斷中有數文字。許山濤。